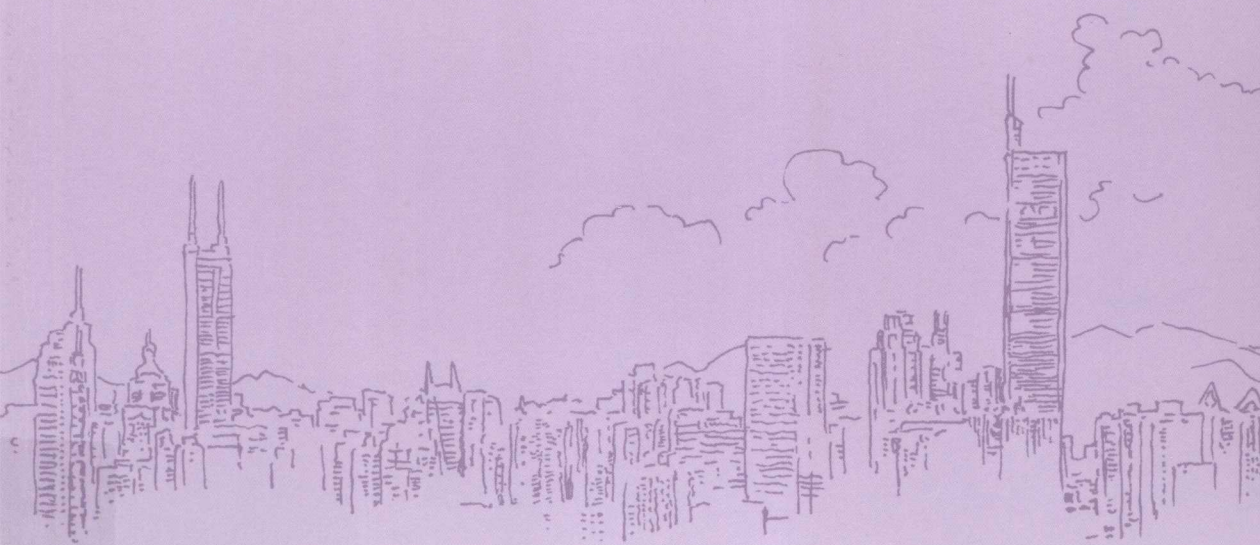


异乡

In a Foreign Land

[美] 沈黎 (Vivian Sun) ©著



他们率性使情 如雷如电

他们情为心迷 如风如雨

——一群外国艺术设计师在中国深圳的情爱生活……



深圳出版发行集团
海天出版社

异乡

In a Foreign Land

[美] 沈黎 (Vivian Sun) ©著



深圳出版发行集团
海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异乡/(美)沈黎著. —深圳:海天出版社, 2010.1

ISBN 978-7-80747-736-5

I. 异… II. 沈…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85851号

异乡

YI XIANG

出品人 陈锦涛
出版策划 毛世屏
策划编辑 于冬风
责任编辑 谢芳
责任技编 钟愉琼
责任校对 李小梅
装帧设计 海天龙

出版发行 海天出版社
地 址 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大厦 (518033)
网 址 www.htph.com.cn
订购电话 0755-83460137(批发) 83460397(邮购)
设计制作 深圳市海天龙广告有限公司 Tel:83461000
印 刷 深圳市希望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22.125
字 数 390千
版 次 2010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0年1月第1次
印 数 1-5000册
定 价 35.00元

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海天版图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纽约的冬天特别寒冷。

在曼哈顿第六大道的街头，手提设计稿箱的苏珊，裹着厚厚的大衣，贴近街边缓慢地走着。

穿过第六大道和百老汇大道的交叉口，苏珊在接近三十四街的转角处停了下来。她解开大衣腰带，拉了拉被风扯得皱皱巴巴的大衣，重新把腰带束紧、扣好；又把倒塌了的大衣领子竖起来，往脖子里按了按；然后将设计稿箱紧紧夹在手臂里。她略弯些腰，迈开步子，一转弯，走进了三十四街。

凛冽的寒风朝苏珊劈头盖脸地刮来。她稍一停顿，横着移向街边，侧着身艰难地迈着步子。风忽而横扫，忽而直驰，在马路上乱碰乱撞，呜呜呼啸。她没再停下来，或左或右转动身体朝前走着，走着……渐渐地，风的势头开始减弱，威力逐渐变小了。她变得轻松起来，脚步愈来愈轻捷，一抬头，名声显赫的曼哈顿帝国大厦出现在了眼前。她知道，只要走过这栋庞然大物，就到第五大道了。

出了街口，她点上一支烟，站在街角望了望朝向，确定只要沿着第五大道往北走，便可以找到今天要去的JNC·C公司了。她之所以这么急着去这家公司，那是因为这家公司的凯文总裁前几天亲自给她打了几次电话，说有重要的事跟她面谈。一天前她和这位总裁约好了今天下午三点见面。

很快，她按照凯文总裁告诉她的地址，在第五大道上一栋白色大楼前停了下来，推开高大的玻璃门，走进大厅，在墙上看到了的JNC·C公司字牌。她走到一张沙发前，放下设计稿箱，脱下厚厚的大衣，整理了一下身上的衣着，双手捂了捂被风吹得有点僵硬的脸，然后拿起箱子和大衣，挺直身子走进电梯，上了三十六楼。

出了电梯一转弯，便到了JNC·C公司。当她走进这家公司的接待室时，发现橱窗里陈列着许多大小不同的游艇模型，觉得非常奇怪。心想，自己以前没有和这家公司有过来往，难道这家公司的老板需要请一个设计男人领带的设计师？

前台的接待小姐很礼貌地问了苏珊的姓名后，将她领进了一间办公室。

办公室很大。在高大的玻璃窗前，站着一位头发有些花白，手里拿着烟斗的老人。他一动不动，像是在沉思，又像是在看着窗外林立的高楼。那样子犹如一幅色调





有些凝重的油画。

苏珊站在办公桌前。老人缓缓转过身来，挪动着不太灵便的步子走到苏珊面前，上下打量了一番，最后把目光停在了苏珊的脸上。老人看了一会儿，紧皱的眉头舒展开来。苏珊被老人看得有些慌乱，刚才还一副踌躇满志的样子，这会儿变得有点不知所措了。

“苏珊？你是苏珊吗？”老人轻声问道。

“是，是的，凯文先生。”苏珊有些拘束。

“苏珊，你坐吧。”老人指了指边上的一张三人沙发后，自己先坐了下来。苏珊迟疑一下，坐在了老人的边上。老人棱角分明的脸上气色不是很好，有些花白的头发却梳理得整整齐齐。当发现苏珊在看他时，他浓长的眉毛下，一双眼眶凹陷的大眼睛透出了慈祥的光亮。老人嘴角微微一颤，眼睛里隐隐约约地有了些泪光。

“你还认得我吗？”

“不，我不认识。”

“难道一点儿记忆都没有吗？”

“是的。”

这时，敲门声打断了两人的对话。一位小姐走进来倒了两杯咖啡，放下咖啡壶后，轻轻地走了出去。

“我姓孙，中文名叫孙承中。”老人挪动了一下身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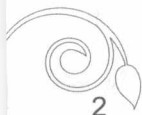
“孙……”苏珊瞪大眼睛，说出一个字便愣住了。

怎么可能？是不是自己听错了？她重新端详着眼前的这位老人，紧张地在他脸上搜寻着二十多年前的记忆，心怦怦地乱跳着。

“苏珊，我是你的父亲……我老了，可能和你童年时记忆的不一样了……”老人说罢，眼光垂了下来。他说话的声音很轻，缓慢的语速像是在教堂里的十字架前作着忏悔。

苏珊的目光仍然停留在老人的脸上。老人欠了欠身子，甚至抬起头，向苏珊凑近了些。这是想让她看得清楚些？还是……还是向她表示些什么？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突然，她像触电似的，浑身一颤，老人浓眉下凹陷的大眼睛，和她每天早晨在镜子里看到的自己的眼睛是一模一样的。这是我的父亲？她问自己，刚一摇头，又停下了。她曾无数次在脑海里描述过父亲的形象，却没有一次是完整的，唯独这双凹陷的大眼睛，总是那么清晰。这是她五岁时，父亲给她留下的最深记忆。

苏珊无法再看下去，一股酸楚从心里涌起。她转过脸，咬着牙不让眼眶里的泪水流出来。她忽然很想抽烟，摸了几个口袋也没找到，她已经想不起来把烟放在了





哪里。

“你叫我来……指望……叫你一声‘爸爸’？这对我们……是一种奢侈……是一种残酷。”苏珊突然语无伦次地说道，声音在发颤。

“宝宝，你为什么要像你妈妈那样刻薄呢？如果当初你妈妈自尊心不那么强，我也许就不会离开你们了。”老人向苏珊靠近。

“不要用这种牵强的理由来搪塞我，我已经不是五岁的‘宝宝’了，这个小名只有妈妈才有资格叫！因为你……你从来都没有把我当成你的宝宝，从来没有！”苏珊站起来，歇斯底里地喊道。她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一转过身，泪水从眼睛里一下子涌了出来。

老人缓缓地站了起来，想去安慰苏珊，但伸出来的手又颤巍巍地放了下来。

屋里陷入了沉寂，只有直立在墙角的那只高大落地钟在发出清脆的滴答声。

“对不起，孙先生，我……要告辞了。”苏珊抹了一把脸上的泪水，转身提起箱子，朝门口走去。

老人急忙向前迈了几步：“别……别走，孩子，我不是乞求你来叫我一声‘爸爸’的，我……我一直是想见你的，是你母亲在惩罚我，不让我……”

走到门口的苏珊，听到了老人抽泣声。这声音凄凉、悲咽，像一把锋利的钩子，扎在她的心上，走一步，钩扯一下，钩得她心脏阵阵作痛。她再也迈不动腿了，转过身，看见满眼泪水的老人脸色灰白，全身颤抖。她扔下箱子，上前扶着老人，慢慢地走到沙发前坐了下来。

“孩子啊，我得了绝症，刚做完大手术……如果你不愿意认我这个父亲，也许……我就无法弥补对你的亏欠了。孩子，我恳求你……能原谅我……”老人握住苏珊的手哽咽道。

……当我想要坐在你的膝上享受宠爱的时候，你在哪里？放学的雨天，所有的孩子都被家长们接走，我渴望着你把我驮在肩头带回家时，你去了哪里？苏珊曾在心里无数遍默念过这样的话。她曾想，如果有一天见到父亲，她一定会这么问他，一定要让他告诉自己这是为什么。可此时，她面对老泪纵横的父亲，却连一个字都说不出来，或痛，或苦，或悲，或伤，都变成了从眼睛里流下的串串泪水。

“我和你妈妈都是太要强的人，‘文革’时因为成分不好，一起受了很多的罪……我们都是画画的……我天性浪漫，把写诗作画当成自己的精神寄托……为此吃尽了苦头。孩子，幸亏你生下来就跟着外婆，没有尝过这种苦……因为许多原因，我和你母亲分开了……唉！如果我们继续在一起，过着行尸走肉般的生活……我根本就没有创作的激情和灵感了，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啊。事实上在和你母亲分开





前的一段日子里，我们已经开始了这种可怕的生活……所以，我走了……你母亲恨我……孩子，对你母亲和你，我心里一直有着深深的愧疚……”老人流着泪，断断续续地说着。

“可这一切都是因为你爱上了别人……妈妈是爱你的，因为太爱你才那么恨你！”苏珊低着头，边哭边说。

“所以她不愿意让我再见你们……这对我是一种惩罚……好在你能健康地成长，没有跟我们一起在大西北受苦受难……”老人一面说，一面拿起茶几上的纸巾递给苏珊。

苏珊忽地抬起头，哭诉道：“你错了！我羡慕那些跟着父母在大西北一起受苦，却还能被父母疼爱的孩子……而我，每次外婆生病住院，就得去过寄人篱下的生活。你知道吗？就因为我吃了一块堂弟的饼干，就会被他的母亲辱骂和抽打嘴巴！你的妹妹我的亲姑姑，就因为我洗脚时玩了盆里的水，把我的大腿掐得青一块紫一块……”说着，她以纸巾盖住脸，大声哭泣起来。

老人垂下眼睛，泪水从他的脸颊流下来，顺着嘴角边的皱褶，一滴，一滴，掉到地上。他靠近苏珊，伸出颤颤抖抖的手抚摸着她的头。突然，老人的手一下子从苏珊的头上滑落了下来，整个身子歪斜着重重地靠在沙发的后背上。他一脸煞白，双眼紧闭，嘴角不停地抽搐，胸脯急促地一起一伏，“药，药……”他软弱无力地喊着。

“爸……你怎么了？爸！”苏珊惊恐失色，一面扶住老人，一面急切地喊道。当看到老人哆哆嗦嗦的手伸向衣袋时，她急忙从老人的衣袋里摸出药瓶，打开瓶子取出药。发现身边没有水，又慌忙起身，跑到办公桌前拿过一杯水来，扶起老人，帮他服下了药。

十几分钟后，老人慢慢睁开眼睛，长吐了一口气。

“孩子，我的心脏血管里装了好几根支架……你不要害怕……我现在有点心绞痛……服了药就好了……”老人说话的声音很微弱，但苍白的脸上露出了一丝微笑，因为他刚才听到苏珊叫他爸了。

看着眼前满脸沧桑的老人，苏珊心里一阵阵地绞痛。离开了她二十多年的父亲，就坐在她眼前，离得那么近，却又那么陌生。从今天她第一眼看到父亲时，他脸上就满是愧疚、不安，眼睛里就透着恳求、期待。她想，把那些聚积在自己心里的痛苦和怨恨，统统发泄在他的身上又能改变得了什么？他内心的苦楚又有谁能理解？苏珊的眼睛里又噙满了泪水。她极力控制着情绪，站起身，拿起父亲喝水的杯子，走到办公桌前，擦了擦眼泪，往杯子里倒满水，回到沙发前，将杯子递给父亲。

老人有点吃力地向前倾起些身子，一面接过水杯，一面拉着苏珊的手说：“宝



宝，来，你坐。”

老人的脸色好了点，苏珊的情绪也平缓了些。

老人喝了口水，慢慢地告诉苏珊：他和她母亲离婚后，带着后来成为他第二任妻子的一位芭蕾舞演员，去了伊犁的大草原和敦煌的大沙漠生活。那里原始的大自然风光，给他带来了很大的创作激情和灵感，画出了很多高水准的作品。后来，他被美国一所大学作为特殊人才聘用赴美，她也跟着到了美国。可是没有多久，能耐寂寞的她攀上了高枝，离他而去。所以他的第二次婚姻，留下的是伤痛和悔恨……在此后的一段日子里，孤身一人的他，日子过得很苦。在一个偶然的时机，他接触到了游艇设计和制造，并对这个有着优美线条，充满动感的产品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他毅然放下画笔，从代理销售欧洲法拉帝集团（Ferretti Group）的游艇零配件开始做起，经历了从一个画家到商人的艰难过程。现在他已经拥有了自己的游艇设计公司和三家规模很大的游艇制造企业……

老人说到这里，有些激动，却没接着说下去。他拉着苏珊走到办公桌前，从抽屉里拿出了一本很精美的影集。他翻开第一页，指着照片上一位和他一起坐在草地上的女人告诉苏珊，他的第三位妻子也是个画家。虽说她不是专业出身，却在绘画上极有才气和灵性。她曾在曼哈顿成功举办过个人画展，受到了广泛的好评。

照片上是一位很有风韵的女人，她迷人的笑容和高贵的气质，给人温柔、典雅的感觉。苏珊看着照片上的女人，心想：如果我是男人，也很难抗拒这个女人的魅力，也会找出一万个理由，离开原来的生活和她在一起的。苏珊小时候就从母亲那里知道，父亲是个绝对的唯美主义者，是那种需要肉体伴侣之外更向往灵魂慰藉的人。从照片上父亲和这个女人的笑容里，苏珊觉得父亲也许真正找到了他要的灵魂伴侣。

老人翻到影集的第二页，指着照片上一位很是瘦弱的女孩说：“这是你唯一的妹妹，她刚考上NYU医学院，只是她身体一直不太好，有先天性心脏病。”

老人一边翻动影集，一边讲述着他们一家人的生活，脸上露出了满足的神情。站在一旁的苏珊，心里隐隐作痛，她想起了至今还是孤身一人的妈妈。她想，她是应该可怜妈妈的孤单，还是应该羡慕父亲的美满呢？父亲在享受爱和被爱的时候，是不是知道她的母亲还在忍受着失去爱的痛苦呢？母亲是个不善表露的人。离婚后，母亲选择了自闭和放弃。为了逃避那个伤心的地方，在亲戚的帮助下，母亲带着年幼的她移民到了美国。曾经在多少个夜里，她陪着母亲一起流泪，至今仍然记得，她在母亲五十岁生日那天写下的诗句：你无情地走了/带着背叛后的潇洒/牵着母亲的手/只有寒夜里的泪花/你留下的背影/模糊着我渐渐长大……这一切，站在面前的父亲



知道吗？

泪水从苏珊的脸上无声地流下来，她迅速用手抹了一下，低下了头。老人转过脸，合上影集，对着苏珊一字一句地说：“孩子，我知道你很伤心，你太像你母亲了，骨子里就是那么善良。孩子啊，以前我没给过你父爱，现在我们见面了……”

老人拿起杯子喝了口水，想接着说下去，犹豫了一下，又一口接一口地喝着水。

这时，电话铃声响了，老人拿起电话听着，没有说话，神色有些着急。接完电话后，他拉起苏珊的手回到沙发前坐了下来。

“宝宝，以前的事我们以后慢慢说，好吗？有一件事，我想了很久，觉得应该由你来接着做下去。我老了，身体又不好，我千辛万苦做出来的产业，该交给你来做了。”老人看了看苏珊，停顿一下，接着说道：“我已经决定收购一家中国深圳蛇口的游艇制造厂，同时在那里设立分公司，我的合伙人已经在两个月前去了深圳，洽谈得很顺利。刚才来电话，就是要我尽快派人去深圳，完成收购合同的签订。”说着，他走到办公桌前拿起一本厚厚的蓝色文件夹，走过来递给苏珊：“宝宝，这是收购深圳蛇口游艇制造厂的计划书。你别紧张，我知道你是做艺术设计的，没关系，我也是这么过来的，我相信你到了深圳后会做得很好，因为你是我的女儿。”

“啊？！哪里？深圳？”苏珊的心剧烈跳动起来，浑身的血似乎都在往上涌，一时间，整个脸涨得通红通红。她不敢抬头，两只手托着厚厚的蓝色文件夹，晃晃抖抖，

“这……不，不，不……”她嘴里一连串说了好几个“不”字，心里在不断念叨：中国深圳？怎么会是这样？为什么又是那个地方？

老人惊诧地看着苏珊，他不明白苏珊为什么像受了惊吓似的，恐慌、不安，不知道这个时候，是应该安慰她，还是劝说她。他想了想，还是什么也没说。

苏珊拿着有点分量的文件夹，不知如何是好。这一切来得太突然了。她想告诉父亲，她对做生意一窍不通，也不感兴趣。她心里有着太多的苦衷，中国深圳！她害怕去这个地方。“我……”她低着头，迟疑着，最后还是没有说出心里想说的话。

“孩子，你不要急着现在做出决定，我辛苦创下的产业，终究是留给你的，这也应该是你的事业，我相信你会想通的……”老人没有再说下去，只是很温和地拍了拍苏珊的肩。

此时，已是夜幕低垂。办公室宽大的玻璃窗外，林立的摩天大楼早已穿上溢彩流光的外衣，在夜色下炫耀着炫目的奢丽，而天边还残留着一抹青色，迟迟不愿退去。

苏珊回到住所已是午夜了。她感到从未有过的疲惫，没有开灯就躺在沙发上，两眼直勾勾地望着天花板。忽然，她感到胸口像被什么重物压着似的，闷痛难忍，她



霍地坐了起来，深深地吐了口气，看见窗口射进来一道蓝幽幽的光，又腾地站起来，走到窗前，猛地推开了窗子。一股凛冽的寒风吹进来，她浑身一颤，两手紧紧抱在胸前。过了一会儿，她重新关上窗子，回到沙发前，拿起一张毯子裹在身上，蜷曲在沙发的角落里。

她的思绪一片纷乱，离开了她二十多年的父亲，又突然出现在了她的生活里，她似乎没有那种久别重逢的欣喜，特别是父亲不断重复着“深圳”时，她感到了忧虑和不安。那种感觉，在她拿着那本计划书时更加强烈，那是一种觉得自己无法面对和无助的感觉，现在她更是明白地、痛苦地意识到了。

夜已经深了，她裹着毯子从沙发上下来，在黑漆漆的屋里来回走着。她心里在痛苦地胶着和挣扎，她想，他毕竟是她的亲生父亲，他已经病入膏肓，如果她不去深圳，又有谁能为他分担呢？可是，她又怎么能再回到深圳？父亲他不会知道，两年多前她是从深圳逃回美国的。她的不辞而别，给那里深爱着她的朋友和同事留下了太多痛苦和伤害，她要是再回到那块刻骨铭心的地方，将如何面对那里的一切？

苏珊缓缓地走到窗前，望着已经沉寂下来的纽约皇后区的街头，想起两年半前的那个深夜，她在芝加哥的公寓里，也是站在窗口，那时，她对即将前往中国深圳充满了憧憬和期待……



二

二〇〇四年的六月，苏珊被芝加哥CYK设计公司派往设在中国深圳的分公司工作，公司为她办理了一年的工作签证。

临行的两周前，苏珊有些不安地把前往中国工作的事告诉了男友戴维，本以为戴维会很伤心，或者会激烈地反对她去，但出乎苏珊意料的是，戴维装聋作哑，尽说些冷嘲热讽的话，这使得苏珊非常失落。公司总裁丹尼知道情况后，特地给苏珊放了一星期的假。苏珊也觉得两人将要分开一段时间，心里很愧疚，便拉着戴维去佛罗里达州玩了一周。

在帕拿马市的海边，戴维像换了个人似的，玩得兴致勃勃，似乎苏珊的离开对他来说是件高兴的事。面对着蓝盈盈的大海，生性浪漫的苏珊看到戴维这么开心，也就忘记了前几天两人之间的不悦。

一周以后，苏珊来到了中国深圳。

从深圳罗湖口岸入境处走出来的时候，苏珊一眼就看见了朝自己兴高采烈挥着手的凯伊。她好像又胖了些，满头的金红色卷发，依然光鲜耀眼，身上牡丹图案的裙子，肯定是在中国买的，花了点，但得体合衬。她又晃又跳，还是那副精力充沛的样子。她身旁还站着一位高大帅气的中国中年男子，白白净净的长形脸加上一头浓黑长发，看上去稳重含蓄，典型搞艺术的模样。

“嗨，凯伊！”

“哦，亲爱的苏珊，我太高兴了！”

苏珊和凯伊兴奋地抱在一起雀跃着。

“嘿，杰森·李！这就是从美国总公司过来的苏珊。”凯伊拍了一下身旁的男子说。

苏珊通过凯伊的介绍，知道了他是公司里很出色的设计师，名字叫李杰，英文名杰森·李。也许同是华人的缘故，李杰和苏珊有点一见如故。三人上车后，李杰一面开车一面和苏珊说起了中文。他脸上挂着笑容，有些得意地告诉苏珊，自己是恢复高考后第一届中央美院的学生。

苏珊觉得很奇怪，心想，第一届和第十届又有什么区别吗？这也值得骄傲？





李杰说自己曾去英国留学了四年，刚去时，语言不流利，又总迷路，经常遭到冷遇。伦敦的冬天很冷，因为找不到工作，他非常节俭，连暖气也不敢用……

苏珊很久没和别人这么和谐地说中文了，心里特别畅快。她时不时地指着车子经过的地方向李杰询问。

车子开进市区，天空开始下起雨来了。

苏珊不再说话，瞪大眼睛看着这座刚刚来到的城市，一幢接着一幢的高楼，压过来似的从车窗外划过；到处可见的霓虹灯，在雨帘中变幻着迷蒙的色彩；花花绿绿的雨伞下，行人的步履匆匆忙忙……

雨愈下愈大，街景变得模糊起来。苏珊慢慢松开抓着车把的手，手心里湿漉漉的。

深圳公司给苏珊安排的公寓由于房东还没把浴室维修好，苏珊得在凯伊的公寓里暂住几日。李杰把苏珊送到凯伊的住处后，便告辞了。

走进凯伊的家，苏珊见到了一黑一黄的两只猫。凯伊告诉苏珊，黑的叫Voodoo（巫毒），黄的叫Pumpkin（南瓜），是她来中国后收养的流浪猫。

看着眼前这两只猫，苏珊笑了起来。凯伊在美国时就收养了十几只猫。来中国工作前，凯伊把最心爱的波斯猫“Lady”托付给苏珊抚养，将其余的猫咪都送到了动物保护协会的救济中心。苏珊也很喜爱“Lady”，可是戴维喜欢狗不喜欢猫。他认为苏珊没有跟他商量，就把“Lady”领养回来是对他的不尊重，为这事两人还怄气了好长时间。

苏珊环顾四周，屋里到处可见猫咪的影子：墙上的挂钟是猫的造型；相框里是猫的照片；桌上的碗垫和浴室门口的地垫是猫的图案；连杯子也是竖着两只耳朵的猫脸造型。她想，凯伊真是名副其实的爱猫一族。

凯伊是个出生在美国的英国后裔，平时总把自己打扮得像个波希米亚人，喜欢穿着长长的旧纱裙，拖着一双没有后脚跟的皮鞋。因为大家开玩笑时常用“愚蠢”二字来形容金发女人，所以她把自己的一头金发染成了金红色。她在CYK公司工作了十七个年头，性格率直，又特别爱说笑话，有时幽默得让你觉得她每句话都是在说笑，所以公司里的同事都喜欢她。

苏珊刚进CYK公司时，被临时安排在凯伊的设计室里。两人的友谊便是从那时候开始的。

公司后面的山坡上有一大片野花，苏珊特别喜欢。每天下午三点半，公司有半小时休息时间，苏珊和凯伊常常一起到山坡上散步，看茂盛的野花。苏珊总是像个天



真的孩子，在山坡上兴奋地跑来跑去，采摘各种野花，凯伊则喜欢坐在草地上抽着烟。

“Oh, boy! 我简直都不敢相信，自己已经在这里工作十几年了，这儿的野花年年开，年年败。宝贝，许多年前我和你一样，在这里快乐无忧地采花。也许若干年后，你也会像我一样，对这些花没有了兴趣，到那时，你会对着另一个苏珊讲着我现在同样的话。”凯伊时常会对无忧无虑的苏珊说些感叹的话。

那时候苏珊还听不懂凯伊的这些话，总是天真地说：“我要是像这些野花多好啊，不怕年年败，只要年年开。”

每当山风吹起苏珊一头乌黑的长发和凯伊长长的黑纱裙，远远望去，就像两面旗子在山坡上飘动。

凯伊和苏珊总是同进同出，亲亲热热。公司里很快就有了两人是同性恋伙伴的谣传。有一次凯伊的捷毛膏涂得太浓，睫毛掉进了眼里，她把自己的眼睛折腾得像是熊猫眼，也没能把那根眼睫毛弄出来。她捂着眼睛向苏珊求救。苏珊细心地给她又是擦，又是吹，折腾半天才把那根该死的睫毛弄了出来。没想到公司里有人在窗外看见了这一切，于是便有了“苏珊和凯伊足足抱了十分钟，还接吻了！”的传言。后来苏珊又隐隐约约听到公司有人说，天性散漫又喜欢喝酒的凯伊经常误事，但仍然可以在公司里任职多年，就因为她是二老板查尔斯的情人。

尽管有这样那样的一些闲言碎语，她们还是像好姐妹一样相处着。直到苏珊三个月的试用期结束，苏珊有了自己的设计室，两人才分开。

苏珊休息了一天，时差还没有全倒过来，便让凯伊带着她去公司了。

两人来到了信业广场。凯伊指着在艳阳下泛着莹莹蓝光的大厦告诉苏珊，这是深圳市最知名的商务写字楼，有许多国际大公司在里面办公。苏珊见惯了高楼大厦，但看到这么好的工作环境，还是很兴奋。

凯伊带着苏珊乘电梯来到了大厦的三十五层，走过一段铺着米黄色地毯的通道后，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镶嵌在磨砂玻璃上的“美国CYK(深圳)艺术设计有限公司 American CYK (Shenzhen) Art Design Co., LTD”中英文不锈钢字牌。两人刚走到门口，就有接待小姐出来迎她们了。凯伊带着苏珊走了进去。

穿过墙上挂着许多设计效果图的接待厅，呈现在眼前的景象，差点让苏珊惊讶地叫出声来：十字形走廊巧妙地贯通四个大的办公区域，每个区域又有高大通透的玻璃分隔成若干个办公区；从中心水池延伸出来的四条宽敞走廊，两边都有一条底下铺着鹅卵石，潺潺流动着的水道，边上有用红色小方木做成的回纹图形的隔栏。让



苏珊感到特别惬意的是，每个办公区都有明亮的自然采光，而且都有一处独立的休闲场所。

凯伊陪着苏珊看过办公场所后，带着苏珊来到了一间挂着总裁字牌的办公室门前。她指了指门叫苏珊自己进去，做了个鬼脸，离开了。

苏珊在门前整理了一下衣着，敲了敲门，在听见一声沉闷的男中音说“Coming!”后，走进了查尔斯的办公室。

高高瘦瘦的查尔斯，目光犹如美国国旗里的鹰那样，透着威凛凛的霸气和锐利。

苏珊的到来使查尔斯非常高兴。他那张冷酷的脸露出了微笑，这是所有熟悉他的员工们很难见到的样子。

两人面对面地在沙发上坐了下来。

查尔斯欠了欠身体：“我们来中国已经晚了点，主要是丹尼太保守了，如今已是信息时代，全世界就像一个大村庄。这里的发展太快了，街上的年轻人非常时髦，装束跟美国孩子没两样。一九九三年我曾来过深圳，才十几年，这里的变化实在出乎我的想象，这么发展下去，未来的中国会让全世界震惊！”

查尔斯兴奋了起来，习惯性地挥动着左手：“这里正在进行大规模的城市现代化建设，这给我们提供了许多机会，最近公司正在参与深圳滨海休闲带环境景观设计的投标，我们和许多商人一样，都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的市场……”

苏珊不太说话，不时地点着头，脸色有些泛红。

这时，一阵轻轻的敲门声响起。

“请进！”查尔斯的声音有些轻柔。

门被轻轻地推开了，一位靓丽的中国女孩走了进来。她端着精致的咖啡壶走到茶几前，为查尔斯和苏珊每人倒了一杯咖啡。

这个女孩一看就是很现代的样子。她二十五六岁，长长的睫毛下，一双黑眼睛水灵灵的，柔顺的长发很自然地束成马尾头，有些紧身的上衣凸显着青春的气息。当她发现苏珊在看她，而且查尔斯也毫不掩饰地以一种赞赏的目光盯着她看时，她白白的面孔上泛起了些许红晕。她娴熟的动作和流露出的自信神态，无不向苏珊表明着她和查尔斯的熟稔。

查尔斯郑重其事地将这位女孩介绍给苏珊认识。女孩叫许珍珍，英文名字叫米歇尔，大学毕业不久，现在是查尔斯的秘书。

下班前半个小时，查尔斯为苏珊安排了一个见面会。



见面会会在公司里一处很有中国特色的休闲区举行。查尔斯将公司里来自美国、法国和中国等国家的设计师一一向苏珊作了介绍。苏珊似乎没有太多的陌生感。她随和自如的神态和充满热情的笑容,使得本该有些拘谨的见面会,变得轻松了起来。

平时总是紧绷着脸的查尔斯,此时嘴角挂着笑容,兴奋地挥动着左手说:“OK!各位,我请大家来,是给你们介绍一位刚从美国总公司派来的艺术总监,她叫苏珊。”

查尔斯向苏珊抬了抬手,苏珊站起来,笑着说了声“大家好!”坐了下来。

查尔斯接着介绍:“苏珊在美国生活了许多年,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在总公司工作的五年里,她创意设计的作品,在巴黎的几次展示会上为我们公司赢得了很大的荣誉,她是公司里历年来最年轻的艺术总监,也是担任这个职位的唯一亚裔。我和董事长丹尼都很器重她,这次丹尼派她来中国协助我和凯伊的工作,就是专门来负责制定和执行公司的设计和创意规划,以后大家在设计上遇到问题,可以找她商量解决。希望大家愉快合作,把你们的设计和创意做得更完美!”

查尔斯停下话,朝苏珊笑了笑,顺手拿起杯子喝了口水。

“Dear Susan, Welcome to join us (亲爱的苏珊,欢迎您的到来)!”一句夹杂着浓重法国味的英语突然从后面响起,引起了大家的一阵笑声和掌声。苏珊侧过脸,看到法国设计师艾伦正向她挥着手。苏珊微笑着向艾伦点了点头,刚才查尔斯介绍到他时,她就对这个有着一头浓密卷发的小伙子有了不错的印象。

查尔斯显然对刚才的开场白很满意,他意犹未尽地继续说道:“我希望所有打算在中国长期发展的设计师都要利用业余时间学习中文,我自己也在努力!”说着,用生硬蹩脚的中文问苏珊:“你们好!苏珊,我说得怎样?今天晚上吃什么?”

苏珊一本正经地用中文说:“吃耳光!”说完,忍不住笑出了声。

“是的,今晚吃耳光!”不知哪个人也跟着说了句中文。苏珊抬起头,看到刚认识的几个中国设计师都笑得前倾后倒的。尤其是那个去年才从美院毕业的叫晨晨的女孩,更是笑得满脸通红。苏珊转过些身体,特意把目光投向坐在最后面的楚云,看到一直沉默不语的楚云,这会儿脸上也有了些笑容。苏珊清楚地记得,刚才查尔斯最后介绍这位中国女设计师时,楚云优雅的气质,特别是那双忧郁的,似乎藏着许多故事的眼睛,让她心里咯噔了一下。

查尔斯不知道大家在笑什么,继续问道:“耳光?那是什么啊?我说的中文不好吗,怎么都在笑啊?”

苏珊觉得在这么多同事面前开老板的玩笑有点过分了,于是向查尔斯道起歉来:



“对不起，先生，我不该这么开玩笑，我甘愿受罚。”

查尔斯呵呵笑道：“有这么严重吗？翻译给我听‘耳光’的意思。”

苏珊笑着摇了摇头：“对不起，尊敬的查尔斯，我不敢。”

查尔斯命令道：“说啊！我不会生气，我一向对任性的苏珊小姐是宽容的，如果我真生气了，那就把你赶回美国去，哈哈！”

苏珊轻声说道：“那你向上帝发誓。”查尔斯点点头，说了声“OK！”。苏珊刚张口，自己又先乐了。“说啊。”查尔斯一脸认真地看着苏珊。苏珊马上收起笑容，用英文说道：“The meaning is eating the Slaps（就是吃耳光）！”

这回轮到所有外籍同事笑得合不拢嘴了。一向自我意识很强的乔伊，此时也用手捂着嘴笑得歪起了身子；连终日不苟言笑，被公司里的人称为“雨人”的里奥，竟然拿下脸上的无框眼镜，边擦边低头笑着，只是稍后便戴上眼镜，恢复了往日的漠然样子。

“调皮！我在问你今晚想吃什么？你想吃耳光吗？”查尔斯说着，也笑了起来。

“大家应该知道学中文的意义了吧？不然会被耍的。在座还不会说中文的人，谁能第一个通过苏珊的考核，过了中文口语关，我就奖励他一张回国度假的往返机票。”查尔斯话音刚落，在场的所有人都鼓起掌来，还有人大声地叫着“好！”

“下面请我们漂亮的苏珊小姐讲话。”查尔斯向大家挥了挥手，然后朝苏珊一面点头，一面鼓掌。

苏珊站起来，满面笑容地说：“能和这么多优秀的设计师一起共事，我特别地开心。”说着，转过脸看着查尔斯：“尊敬的查尔斯王子，别的话我不多说了，我有个提议，让有着惠特尼·休斯顿歌喉的乔伊，为大家展示一下才艺吧。”说完，向着乔伊又挥手又鼓掌。

所有人“喔哇”的一声，把目光投向了乔伊。

乔伊是苏珊在总公司时的同事。她是个混血儿，个子很高，如果不是因为有些胖，还真是个非常美丽的女人。她既有白人精致的五官和丰满的胸部，又有黑人硕大的臀部。要是不仔细看，几乎看不出她有黑人的血统，只以为她是南美洲或拉丁美洲人。

在总公司时，乔伊常常在自己的设计室里边画边唱。苏珊的设计室就在乔伊隔壁，对乔伊优美的音色非常喜欢。乔伊是个不容易让人亲近的家伙，又是个独身主义者，平时总是独来独往，性格也有些怪僻，很少和公司里的人交往，但和苏珊一直比较亲近，也很谈得来。

查尔斯朝苏珊点了点头：“嗯哼，允许。”





“哪个家伙这么损我？我可比惠特尼·休斯顿强多了。”乔伊朝苏珊做了个鬼脸，站起来拉了拉身上的衣服，笑着说：“不好意思，感觉我唱得不如惠特尼·休斯顿的，也给点掌声鼓励一下，毕竟我是第一次在大家面前唱歌。”

苏珊和凯伊站起来大声叫好，其他人也跟着喝起彩来。

乔伊用她那与生俱来的性感嗓音，深情地唱起了英国民谣《斯加布洛集市》：

Are you going to Scarborough Fair (你要去斯加布洛集市吗)

Parsley, sage, rosemary and thyme (芜荑、鼠尾草、迷迭香和百里香)

Remember me to one who lives there (代我向那儿的一个人问好)

She once was a true love of mine (她曾经是我的爱人)

Tell her to make me a cambric shirt (叫她替我做件麻布衣衫)

Parsley, sage, rosemary and thyme (用芜荑、鼠尾草、迷迭香和百里香)

.....

乔伊唱到歌曲的和声时，苏珊和凯伊以及其他一些设计师，也激动地跟着唱了起来：

Are you going to Scarborough Fair

Parsley, sage, rosemary and thyme

Remember me to one who lives there

She once was a true love of mine

这些设计师们生来感情细腻，富于联想，他们沉浸于伤感和触动人心的歌曲中，或欢笑，或流泪，或鼓掌，或大声尖叫，这情景就好像他们在参加一场朋友久别重逢的聚会。乔伊唱完后，苏珊和凯伊一起上去紧紧地拥抱乔伊，她们的眼睛都湿润了。查尔斯往日鹰一般冷酷的眼睛，此时也温柔地闪着泪光。

下班后，凯伊拉着苏珊去喝咖啡，她看上去情绪不太好。

两人来到了公司附近的世纪咖啡厅。这家咖啡厅的空间很大，布置得也不错，凯伊喜欢抽烟，两人就坐在了靠窗吸烟区的位置。

服务员送来咖啡后，凯伊拿起小调羹在咖啡杯里晃了晃，没喝，也不说话，看着窗外一口接一口地抽着烟。苏珊端起咖啡杯送到嘴边，一抬眼，见凯伊一副闷闷不乐的样子，放下杯子问道：“凯伊，在这里生活得还适应吗？”

凯伊吐着满嘴的浓烟：“嗯……还好。”

“来，凯伊，喝点咖啡吧。”苏珊喝了口咖啡，见凯伊仍坐着不动，迟疑了一下，又轻声问道：“你？……是不是想家了啊？”

